

隨園詩話

新式
標點
足本
隨園全集

杜就田署



隨園詩話 卷九

倉山居士

白下布衣朱草衣少時有「破樓僧打夕陽鐘」之句，因之得名。晚年無子，卒後葬清涼山，余爲書「清

故詩人朱草衣先生之墓」。勒石墳前。余宰溧水，蒙見

贈云：「豐爲花縣一江分，來往惟攜兩袖雲。待客酒從

朝起設，告天香每夜來焚。自慚龍尾非名士，肯把猪肝

累使君？却喜循良人說遍，填渠塞巷盡傳聞。」郊外云：

「亂雅多在野，深樹不藏村。」與客夜集云：「羈身同

海國，歸夢各家鄉。」大觀亭云：「長江圍地白，老樹隔

朝青。」晚行云：「土人防虎門書字，水屋叉魚樹有燈。

」贈某侍御云：「朝罷宮袍多質庫，時清諫紙盡鈔書。」

一

隨園地曠多樹木，夜中鳥啼甚異，家人多怖之。予

讀王荳亭進士平溝早發云：「怪禽聲類鬼，暗樹影疑

人。」先得我心矣。其他佳句，如「大星高出樹，殘月細

流溪，月斜人影忽在水，風過秋聲正滿山；帽滿黃花逢醉客，一肩紅葉識歸樵。」皆妙。

湖州潘進士立亭名汝晨，詩宗韓杜，五古尤佳。偶

成云：「靜士難爲介，靜女難爲媒。嫁容靜女醜，交面靜

士羞。盛年易晚晚，獨抱無驛郵。桃李非我春，蒲柳非我

秋。鶴老心萬里，鵬怒翼九州。未免笑樊援，豈屑伍喧啾？

搜春潤章句，摘卉膏吟哦。非無蘭若玩，風騷旨已譌。詩

濤與時骨，韓孟兩嵯峨。昆體逮鐵體，滔滔同一波。金天

削秀華，碧海鳴神龍。義色少桃佚，吉詞無淫頗。襄中南

風手，請爲南風歌。寥寥發古響，羯鼓如予何？」潘宰直

隸某縣，以迂緩故幾被劾矣。適傅忠勇公平金川歸，潘

獻饒歌，公大誇賞，乃改爲卓薦。

鮑進士之鍾字雅堂，詩人步江之子。詩有父風，而

清逸處，往往突過前人。秋雨乍晴云：「簪帽芒鞋准備

秋稍晴便擬看山遊。江湖入郭無三里，溪水到門容一舟。亭午白雲開野徑，夕陽黃葉下僧樓。閒身自笑如閒鶴，欲度前峯却又休。」五言如「一鳥掠溪鏡，四山明畫簾。魚跳重湖黑，蒲噴急雨來。」七言如「道心靜似山藏玉，書味清於水養魚。翻書細檢遺忘事，撥火閒尋未過香。岸柳帶鶉明遠照，塔鈴和月語清宵。」皆可愛也。雅堂常言作七古詩，雅不喜一韻到底，余深然其言。顧寧人云：「詩轉韻方法，活三百篇，無不轉韻。」

秦中詩人楊子安鸞，見訪適於外出，歸後見貽一冊。雪霽云：「寒瘦自性情，苦吟工未能。晚晴窗上日，先曬硯池冰。」聞砧云：「滿院苔痕合，重門樹影深。」

余宰江寧時，所賞識諸生秦潤泉，隄雲苦涂長卿，俱登科第，而流落不偶者，惟車靜研與沈瘦岑。沈工古文，不爲詩。車詩有可存者，河南道中云：「三月春陽淡不濃，老冰如石漱寒風。寒驢覓路人家遠，日暮山坳虎眼紅。」農家云：「築場如鏡草堆山，遠屋黃花映碧潭。閒倚茅簷留客過，南人北去北人南。」

寶應王孟章太守，爲樓村先生之孫。丁卯見訪江寧，攜胡牀坐門外，俟主人請見乃已。遂相得甚懽。聘修江寧志書，朝夕過從，嘗言樓村先生教人作詩，以三山爲師，一香山，一義山，一遺山也。有從子嵩高，字少林，少年偶儻，論詩不服乃伯而服隨園。大梁懷古云：「搖落偏驚旅客魂，秋風回首眺中原。三花樹色開神岳，萬里河聲下孟門。形勝鬱盤終古在，英雄慷慨幾人存。信陵策士俱黃土，獨有侯生解報恩。」太守諱箴輿。

揚州張哲士，與蔣秋涇交好，蔣尤自負，作游山一首，程魚門夸爲小謝。勃然怒曰：「分明大謝，何小之有？」留別哲士云：「竟挂秋帆決計行，關心天末倚閭情。便歸只好留三月，浪跡無端已半生。人世乘除蒼狗幻，名山期許白頭成。殷勤相慰還相慰，愁聽西風鴈一聲。」哲士寄懷云：「戀友心空切，寧親去敢遲。纔爲三夕別，已是百回思。避日簾仍下，追涼榻未移。不知江上路，秋暑可曾衰。」哲士詠胭脂云：「南朝有井君王入，北地無山婦女愁。」以此得名，人呼張胭脂。

中州李竹門過隨園見贈云：「園在六朝山色裏，一筇先要問高臺。碧梧葉響秋將至，紅藕花香客正來。」其詩頗清惜，年甫三十而卒。余愛其詠鞭云：「一事思量轉惆悵，不能行到祖生先。」郊外云：「山勢趁潮多北向，人心如雁只南飛。」

蕪湖施長春曼郎少年有衛叔寶之稱。余宰江寧時，秦澗泉屢爲致意云：「將渡江求見。」已而病亡，有上塚歌云：「白楊樹，城東路，野草萋萋葬人處。挈榼提壺出郭行，可憐今日又清明。富家塚高傍嶺，貧家塚低低亞畛。塚中貧富人不同，一樣酒澆不能飲。眠烟慘淡日西斜，挈榼提壺還返家。一線陰風旋不定，紙錢飛上棠梨花。」

吳門顧星橋進士，詩才清冠等夷，家有月滿樓藏書萬卷，海內知名之士，無不交投稿紵，予日爲今之鄭當時。龍潭一律云：「微風緩緩送江聲，最好龍潭道上行。碧樹數叢堪作障，青山一半不知名。閒情轉向塵中得，幽景偏宜客裏生。晚覓茅齋投一宿，花前試看酒旗

輕。」進士名宗泰。

姚中甫方伯與沈永之觀察，本中表親，姚姊嫁沈。二人年少時，與余同肄業書院，每見方伯家遺值擔盒，供其子壻。二人同登鄉會科，沈寄姚詩云：「辛勤二老訓喃喃，愛培猶如愛長男。甘脆每教常健飯，苦吟猶記許分甘。」沈殿試二甲第三，姚二甲第二，自後官皆沈必差姚一級。姚爲觀察，沈爲太守，沈爲觀察，則姚爲方伯矣。沈又寄詩云：「平生每好居人後，今日還應讓弟先。」余將赴廣西，金撫軍之聘，姚賦詩相留曰：「就使將軍重揖客，何如南國有詞人。」後四十年，姚竟巡撫廣西，余寄書云：「不料當日所謂將軍，卽此時之閣下，惜我不能來作揖客耳。」永之在書院寄內詩云：「深院蝶嬌無語坐，小園花嫩卷簾看。」爲掌教楊文叔先生所賞。

余在都時，永之引見滿洲學士春臺，春自云：「年三十時，目不識丁，從一禪師靜坐三月，頗以爲苦。一夕提刀欲殺禪師，仰頭見月，忽然有悟，賦詩便工。」塞外

云：「野水吞人面，青山聳馬聲。浮雲連帽起，殘雪帶鞭行。」殊雄偉。公愛永之與枚，以爲兩少年必貴，每至必留飲留宿，遣妾捧觴。

桐城相公七十生辰，余與諸翰林祝壽，宴罷各賜詩扇一柄，余寫田園雜興云：「不識風塵勞擾，但知雲水盤桓。買春偶來城市，祀神一著衣冠。小橋流水村近，疎柳長堤路斜。車馬不聞叩戶，雞豚自識還家。烟生茅屋，雲白雨過，菱塘水新。今歲秋田大稔，稻苗高過行人。竹屋正臨流水，檣籬曲繞閒亭。此是吾廬本色，被人偷作丹青。作苦最憐田婦，布衣椎髻無華。饅餉並攜稚子，采桑不摘閒花。」公終身富貴，而詩能淡雅若此。

嚴公瑞龍作湖北布政使，續漢上題襟集，招諸詩人唱和，亦公卿雅事也。傅辰三感春云：「恰恰春分二月半，分春妙手愛東君。但愁過却花朝後，一日春容減一分。月落參橫夜向晨，半釀花意欲留人。夜闌莫怯風吹袂，爲愛梅花不惜身。」大雨戲作云：「雨師一夕興淋漓，筆尖亂點西窗紙。初猶落，落蝌蚪分，繼則盈盈垂。

露似：須臾漫漶一片濕，直似秦碑沒字體。」殊有東坡風趣。沈樹德落花云：「飛燕蹴歸簾影裏，遊魚吹起浪花中。」葉聲木送人云：「吹酒涼風穿樹過，破烟水月隔樓生。」

康熙壬寅，余七歲，受業於史玉璫先生，雍正丁未同入學。先生不甚作詩，而得句殊雋。偶成云：「好鳥啼隨意，幽花落自然。」病中云：「廿年辛苦黔婁婦，半世酸辛伯道兒。」終無子，余爲葬於葛嶺。

沈歸愚尙書晚年受上知遇之隆，從古詩人所未有。作秀才時，七夕悼亡云：「但有生離無死別，果然天上勝人間。」落第詠昭君云：「無金贈延壽，妾自誤平生。」深婉有味，皆集中最出色詩。六十七歲與同入詞林，紀恩詩云：「許隨香案稱仙吏，望見紅雲識聖人。」與余同薦鴻詞者，有戶部主事尙庭楓號茶洋陝西人。爲人詭誕不羈，忽而結駟連騎，忽而布衣藍縷。賦詩有奇氣，如「落花平地二尺厚，芳草如天萬里青。月華照樹有烏鵲，雲氣上天如白羊。」皆警句也。

余愛誦金壽門「故人笑比庭中樹，一日秋風一日疎」之句。杭堇浦先生曰：「此句本唐人高蟾：『君恩秋後葉，一日一回疎。』不足爲壽門奇。壽門佳句，如『佛烟聚處都城塔，林雨吹來半雜花。』詠苔云：『細雨偏三月，無人又一年。』乃真獨造。」余按古人佳句，都有所本。陳元孝「池花對影落，沙鳥帶聲飛。」本李羣玉「沙鳥帶聲飛遠天。」梁藥亭「龍虎片雲終王漢，詩書餘火竟燒秦。」倣唐人「半夜素靈先哭楚，一星遺火下燒秦。」楊誠齋「不知落得幾多雪，作盡北風無限聲。」倣唐人「流到前溪無一語，在山作得許多聲。」

閩秀李金娥詠路上柳云：「折取一枝城裏去，教人知道是春深。」湖州高氏小女有一聯云：「也知春色歸人早，鄰女欵邊有杏花。」

相傳江甯南城外瑞相院後叢竹中，爲馬湘蘭墓。望江魯雁門題詩云：「葉飄難禁往來風，未肯輸懷向校量。畫到關心當素素，死依僧院示空空。知音卓女情

雖切，薄倖王郎信未終。一點憐才真意在，青青竹節夕陽中。」絕世英雄寄女妝，荆家曾說十三娘。年來文士動相擠，始識伊人不可忘。零露似熏香豈惹，百花想見繡衣裳。平生除拜要離塚，到此纔焚一瓣香。」嚴侍讀冬友曰：「瑞相院前之墓，少時亦誤以爲湘蘭，後往訪之，見題碣云：『新安貞女某氏之墓。』碑陰載爲某商人之妾，商人不歸，守貞而死，以爲湘蘭，有玷逝者矣。陳楚筠製錦，曾效長吉體爲詩，證明其事云：『古欵耿耿蝕黃土，千歲老蟾嘯秋雨。蒼茫落日掩平坡，風入黃蒿作人語。新安山高江水遙，卷蕤原不生倡條。貞魂夜號月光曉，兒童莫賦西陵草。』

余過京口，丹徒幸徐天球字天石，貴州人。見示詩集一別之後，遂永訣矣。余愛其風筆一絕云：「誰向天邊認塞鴻？但憑一紙可騰空。任他風信東西轉，百丈游絲在掌中。」

沈光祿子大，許明府子遜，二人齊名。沈如「竹光晨露滑，池靜夜泉生。」許如「鐘聲涼引月，江氣夕沉

山：「真少陵也。行役絕句，有相同者。」沈云：「惟有夢魂吹不斷，月明猶自逆風歸。」許云：「明月有情應識我，年年相見在他鄉。」子遜先生與余爲忘年交，論詩尊唐黜宋，失之太拘。有某少年故意抄宋詩之有聲調者，試之，先生誤以爲唐，少年大笑。余贈云：「前生合是唐宮女，不唱開元以後詩。」

松江王太守名祖庚，與乃祖文恭公同日生，故號生同。丁未進士，終身以不入詞館爲恨。兩子皆入翰林，而先生不樂也。與彭芝庭尙書同出尹文端公門下，有納涼聞笛云：「碧空如水淨無雲，斗轉參橫夜欲分。長笛不知何處起，好風偏送此聞聞。」江梅片片傷春暮，岸柳絲絲結夕曛。曲罷無端倍惆悵，階前涼露濕紛紛。」亦同余召試友也。

學人之詩，吾鄉除諸襄七汪韓門二公而外，有翟進士諱澗字晴江者，詠烟草五十韻，警句云：「藉艾頻敲石，圍灰尙撥爐。乍疑伶秉籥，復效雁銜蘆。墨飲三升盡，烟騰一縷孤。似矛驚談發，如筆見花敷。苦口成忠介，

焚心異鬱紆。穢驚苔草亂，醉擬碧筍呼。吻燥寧嫌渴，唇津漸得腴。清禪參鼻觀，沉澹潤嚙胡。幻訝吞刀並，寒能舉口驅。餐霞方孰秘，厭火國非誣。繞鬢霧徐結，盪胸雲疊鋪。含來思渺渺，策去步于于。」典雅出色，在韓慕廬先生烟草詩之上。又薄暮驟雨云：「黑雲壓轡西南來，狂飈挾勢驚奔雷。夕陽倉卒收不及，劉住半壁青天開。」句殊奇險。

余自幼聞姨母章氏，嫁非其偶，時誦「巧妻常伴拙夫眠」之句，不知何人所作。後閱謝在杭集，方知故是謝詩，其詞曰：「癡漢偏騎駿馬走，巧妻常伴拙夫眠。世間多少不平事，不會作天莫作天。」

從弟鳳儀旅店云：「迎面有山皆客路，問心無日不家鄉。」呂柏巖有句云：「天果有涯行易盡，家雖無路夢常通。」

余知江寧時，和尹公通字韻云：「身如雨露村村到，心似玲瓏面面通。」史文靖公聞之笑曰：「畫出一個尹元長。」

長沙太守陳森，陝西人，與余在蘇州花宴甚歡，口號云：「此地若教行樂死，他生應不帶愁來。」未二年竟卒。然他生無愁，亦可知矣。

某公子感溺狹斜，幾於得疾，其父將笞之。公子獻詩云：「自憐病體輕於葉，扶上金鞍馬不知。」父爲霽威。所感者亦有句云：「朝朝梳洗臨江水，一路芙蓉不敢開。」又曰：「世間未有無情物，蠟燭能癡酒亦酸。」方敏恪公六十一歲生兒，當八月十四日，賦得子詩云：「與翁同甲子，添汝作中秋。」

余酒席歌場，乘人鬥捷之件，多不載集中。乙未二月，避生日於蘇州，有舊識女校書任氏，以扇索詩。余題云：「隔年相見倍關情，樓上金燈樓下筭，難得相逢好時節，再遲三日是清明，小市長陵路狹斜，當簷一樹碧桃花，果然六十非虛度，半醉天台玉女家。」校書喜，次日引余見其第四妹妹，亦持扇索詩。余題云：「玉立長身窈窕姿，相逢從此惹相思，雲翹更比雲英弱，知是瑤臺第四枝。若非月姊通消息，爭得元霜見少君，一樣珍

珠兩行字，替他題上藕絲裙。」嗣後任家姊妹，逢能文之客，必歌此四章，不落一字，亦慧人也。余初意慶六句，欲做康對山集名妓百人，唱百年歌，而不料稱觴之日，僅得五人。御史蔣用菴同席，後將往杭州，留詩見贈云：「喜是尋芳到未遲，唐昌觀裏正花時，芝蘭九畹春如許，却讓芝房第一枝。」（謂芝仙校書。）風月東南屬主盟，買花親自載花行，未知桃葉曾迎否？先占揚州小杜名。壽域歡場不易全，介眉見說有初筵，分明一樣稱觴酒，纖手扶來便欲仙。館娃回首夢虛無，又掛風帆西子湖，不識玉釵羅袖畔，可曾閒憶到狂夫？余後四年再過蘇州，任氏姊名翠筠者，持舊扉相示，紙已破矣，猶裝裏護持爲余唱曲，余感其情，再題二絕云：「四年前贈扇頭詩，多謝佳人好護持，不是文君才絕世，相如琴曲有誰知？爲儂重唱玉瓏玲，嚶嚶鶯聲繞畫屏，一曲歌終人一世，那堪頭白客中聽。」

蘇州太守孔南溪，風骨冷峭，權貴不取以情干。青樓金燕，仙以事挂法，一時交好，無能爲之道地，乃遣人

至白下求余關說。余與金其疎僅半面耳。竊念書中語，倘不佯爲親狎，轉生孔之疑。乃寄札云：「僕老矣，三生杜牧，萬念俱空。只花月因緣，猶有狂奴故態。今春到治下，欲爲尋春之舉。而吳宮花草，半屬虛名。接席銜杯，了無當意。惟女校書金某，含睇宜笑，故是嬌嬌於庸中，遂同探鄧尉，而別刻下接蕭娘一紙道爲他事牽引，就鞠黃堂，將有月缺花殘之恨。其一切顛末，自有令甲憑公以惠文冠彈治之，非僕所敢與聞。只念此小妮子蕉葉有心，雖知捲雨，而楊枝無力，祇好隨風，偶茵溷之誤投，遂窮民而無告，似乎君家官聖復生，亦當在少者懷之例，而必不以杖叩其脛也。且此輩南迎北送，何路不通？何不聽請於有力者之家，而必遠求數千里外之空山一叟？可想見夫子之門牆壁立萬仞，而非僕不足以替花謂命耶？元微之詩云：『寄與東風好擡舉，夜來曾有鳳凰棲。』敬爲明公誦之。」孔得札後，覆云：「鳳鳥曾棲之樹，託擡舉於東風，惟有當作召公之甘棠，勿剪勿伐而已。」二札風傳一時。未二年，余又往蘇州過京。

口已解纜矣。丹徒徐令挽舟相留，道妓戴三與太守淮樹章公司關者狎，章知之，逐闖入而不罪戴。戴往城隍廟焚香還願，一廟謠然，章怒其張揚，嚴檄拘訊，將使荷校以徇。徐婉求不聽，乞余解圍。余召見戴三，則霧鬢風鬟，春秋老矣。然馬骨千金，不可以不援手也。草札與太守云：「昔錢穆父刺常州，宴客將苦一妓，妓哀謂錢云：『得座上歐陽永叔一詞，故當貸汝。』」歐公爲賦一闋，遂釋之。僕雖非永叔，而公則今之穆父也，請爲二章以當小調。詞曰：『東風吹散野鴛鴦，私燕神前一瓣香。爲祝長官千萬福，緣何翻惱長官腸？樊川行矣一帆斜，那有情留子夜家？只問千秋賢太守，可曾幾個斫桃花？』」交書徐公，即挂帆還白下，終不得消息，心殊惓惓。半月後，章寄函來，看只七字曰：「桃花依舊笑東風。」漢陽戴嶽讓詩有奇氣，出吾鄉陳星齋先生門下。有臨漳曲云：「暮雲深，霜橋近，水天橫，歌臺廢。玉龍金鳳已千年，古瓦還鐫銅雀字，賈履分香兒女情。讀書射獵英雄氣，如何橫槊對東風，老年想作喬家壻。」末二

句老瞞在九泉亦當笑倒。又詠雪云：「未添瘦嶺三分白，預借章臺一月花。」

邵子湘作韻略以爲江陽必不可通。余讀史記龜筮傳、韓昌黎此目足可惜，及李翱祭韓公諸篇，江陽皆通。猶以爲彼固合東青庚而通之甚廣，未足據也。及讀岑嘉州陪狄員外早秋登府西樓一篇云：「常愛張儀樓，西山正相當，車馬隘百井，里閭盤三江。」此短篇五古也。唐人用韻甚嚴，何濫通乃爾？因而廣考之，方知子湘之陋。尚書論道經邦，變理陰陽，戴記無服之喪，以畜萬邦。此六經通江陽之證也。孔雀東南飛云：「東家第三郎，窈窕世無雙。」樊穀西獄碑云：「其德休明，則有禎祥，荒淫躁穢，篤災必降。」柳敬碑云：「山陵元室，建斯邦兮，不飭不凋，隕履霜兮。」二國志楊戲蜀君臣贊云：「保據河江，家破軍亡。」晉語云：「二陸三張，中興過江。」宋書大社之祝曰：「地德普施，惠存無疆，乃建大社，以保萬邦。」漢紫玉歌云：「一日失雄，三年感傷，雖有衆鳥，不爲匹雙。」荀勗正德舞歌云：「煥炳其章，

光乎萬邦。」庾信柳遐墓銘云：「一起茲禮數，峻此戎章，長離宛宛，刷羽凌江。」吳越春秋河梁歌云：「諸侯怖懼，皆恐惶，聲傳海內，威遠邦。」呂溫昭陵功臣贊云：「經綸八方，晏海澄江。」李翰裴旻射虎贊云：「弧矢之說，以威四方，羣虎既夷，狄人來降。」此漢唐樂府通江陽之證也。至宋諸大家，尤不勝屈指。

余作駢體文，押曹丕丕字爲上聲，爲人所嗤。不知丕與不通，又與負背通，不止聲悲切也。書曰：「是有丕子之責於天。」史記作負字，索隱引鄭氏曰：「不讀爲負。」石經尚書亦作負子。惟今之韻書，摺撫淺漏，未經收拾。沈存中笑香山押餽，爲夫又笑杜牧之杜秋詩，厭厭不能餽，誤餽糖之餽，作飲噉用。不如杜牧之用餽字，本東漢童謠，餽我大豆烹芋魁，又晉盛彥傳，婢使嬭，嬭炙飴之，香山之押殍作平聲，本唐韻，數字下，收殍作撫俱切，猶之今平韻不收糾字，而梧片琴賦亦竟作平聲押也。

玉臺春詠，實國風之正宗，然有不可學者，如湘東

王春日一句，用兩新字。鮑泉沈約有詩八首，以五言一首爲題，如秋衰悲落桐之類，反覆千言，殊覺可惜。爲唐人試帖賦得題所自仿也。

人無酒德而貪杯勺，最爲可惜。有某太守在隨園賞海棠，醉後竟弛下衣，溲於庭中。余次日寄詩戲之云：「香是當年夷射姑，不教虎子挈花奴，但驚羸者此陽也，誰令軍中有布乎？頭禿公然噴似屋，心長空有腹如瓠，平生雅抱時苗癖，日縛衣冠射酒徒。」

年家子龔友，青年好學，來誦其白門小住云：「秋生黃葉聲中雨，人在清溪水上樓。」余爲嘆賞。臨別忽向余正色云：「友不好名，先生切勿以友詩告人。」余雅不喜，曰：「此子矜情作態，局面太小。」已而竟不永年。

余哭鄂制府虛亭死節詩云：「男兒欲報君恩重，死到沙場是善終。」乙酉天子南巡，傳文忠公向莊滋圖新參誦此二句曰：「我不料袁某才人，竟有此心胸，關係公同年，我欲見之，希轉告之。」余雖不能往謁，而

心中知己之感，惻惻不忘。第念平生詩頗多，公何以獨愛此二句？後公往緬甸受瘴，得病歸薨，方知一時感觸，未嘗非識云。

鄂公拈香清涼山，過隨園門外，指示人曰：「風景殊佳，恐此中人必爲山林所誤。」有告余者，余不解所謂。後見宋人題呂仙一絕曰：「覓官千里赴神京，得遇鍾離蓋便傾，未必無心唐社稷，金丹一粒誤先生。」方悟鄂公誤字之意。

宋劉子儀爲夏英公先得樞密，乃詠塢子詩曰：「空呈厚貌臨官道，更有人從捷徑過。」本朝朱草衣詠雪云：「正愁前路迷樵徑，先有人行路一條。」陳古漁看桃花云：「回頭莫羨人行處，更向行人行處來。」

同年李竹溪棠性誠慤，而詩獨清超，感懷云：「罷官便有閒人集，纔老旋生後輩嫌。」得家書云：「急開翻惱緘封密，朗誦頻教句讀差。」其子燧年十歲時，余命屬對水仙花，渠應聲曰：「羅漢松。」平仄雖不協，而意境極佳，遂大奇之。歸河間，後見懷云：「韋司風味陶

潛節野鶴聞雲伴此身，四海聲名雙管筆。六朝花柳一家春，鬚眉每向詩中見。函丈偏從夢裏親，此日著書深幾許。瓣香心事屬何人？末二句，其自命亦不凡矣。

杭州張有虔先生，年九十三，皇上欽賜舉人。余自幼蒙提攜，故求其詩不得。得其子名濟川，號南泉生者，微雨云：「無聲著林木，有色引莓苔。」欲雪云：「風號平野急，雲重暮山連。」

有人誦常州汪玉珩詠淚佳句云：「江干斑竹牆陰草，壺內紅冰鏡裏潮。」余以爲不如其第一首云：「商女含愁歌一曲，楚妃無語過三年。」更覺耐想。又偶成云：「高閣對層巒，屋角烟蘿接山雨。欲來時，蕭蕭下黃葉。」

胡稚威云：「詩有來得去，得存得之分。來得者，下筆便有也；去得者，平正穩妥也；存得者，新鮮出色也。」

劉謫裳與余論詩曰：「天分高之人，其心必虛，肯受人譏彈。」余謂非獨詩也，鐘鼓虛故受考，笙竽虛故成音。試看諸葛武侯之集思廣益，勤求啓誨，此老是何

等天分？孔子入太廟，每事問，顏子以能問於不能，以多問於寡，非謙也，天分高，故心虛也。

梁文莊公之兄啓心字守存，入翰林後，卽乞歸養。其子山舟侍請，亦早乞病，使其弟敦書仕於朝，一門家風如此。守存除夕約同人遊吳山，不果，乃寄詩云：「何堪歲盡復邊延，夙約都爲俗事牽。多謝分吟留一席，不妨屬和待明年。空山響答千門爆，落日寒迷萬瓦烟。想見諸公高會處，下方人指地行仙。」除夕云：「舊賜宮袍聊一著，新頒春帖嬾重書。」晚過山菴云：「清依古佛原無夢，老笑秋蟲尙有絲。」山舟性不近婦人，不宴客，亦不赴人之宴，惟余還杭州，則具華饌，一主一賓相對而已。故余寄懷云：「一飯於嚴常選客，半生孤冷不宜花。」山舟有反遊仙云：「漫說長生有祕傳，餐芝絕粒幾經年。登仙直是尋常事，雞犬由來亦上天。瑤林瓊樹生來有，玉宇雲樓望裏深。上界不聞阿堵貴，道人偏要煉黃金。曾侍朝正三殿來，遙瞻旌節下蓬萊。如何一片飛鳧影，也被人間網得回。賺他劉阮是何人，畢竟迷

樓莫當真，我是天台狂道士。桃花多處急抽身，擾擾蜉蝣奈若何？寸田尺宅竟蹉跎，自從偷吃嵇康髓，只覺胸中塊壘多。

尹望山相公，四督江南，諸公子隨任，未久多仕於朝。惟似村以秀才故不當差，常侍膝下，詩才清絕，余駢體序中已備言之。猶記其訂余往過云：「清談相訂菊花期，正慰幽懷入夢時。空谷傳書鴻雁至，閒庭掃徑僕先知。關心尚憶他鄉客，（時以詩寄三兄。）因病翻添數首詩，聞道芒鞋將我過，倚闌只恨月圓遲。」絢春園云：「莫喚池邊貪睡犬，隔林恐有看花人。」乙酉別去，庚子八月，忽奉太夫人就蕪湖觀察兩峯之養，重過隨園，見和云：「迎人鷄犬開如舊，滿架琴書賣欲無。」臨別云：「故人垂老別，歸舫任風移。退一步來想，斯遊本不期。」似村名慶蘭。

張松園方伯，不甚作詩，而落筆新穎。見張素雲女校書扇上，有余贈詩，乃題其後云：「小住青樓醉好春，偶教紅跡落紅塵。昨宵月下看歌扇，忽見文星照美人。」

嘉禾徵士曹廷樞，古謙，與葛卜元同教習宗學。葛北方人，長於考據，自負博雅，而曹專工詞章，二人不相能。虞山蔣公滿洲世公，各有所庇，遂相參劾。古人洛蜀之分，皆由門下士起也。曹詩自佳，詠春雨云：「兩雨溪邊水鳥呼，漸看檐際溼模糊。憑欄花重紅疑滴，隔座山橫翠欲無。吟苦莫愁春冷淡，病多偏穩睡工夫。卷簾自愛虛無景，未要瀟湘入畫圖。」

杭州柴南屏先生名謙，作中書時，和聖祖冬至詩有「雪花欲共梅花落，春意還同臘意舒」之句。聖祖謂有翰苑才，超陞御史。余與其曾孫景高交，先生年八十餘矣。詠西湖云：「月出慣留歌舞席，風生不送別離船。」

世有口頭俗句，皆出名士集中。「世亂奴欺主，時衰鬼弄人。」杜荀鶴詩也。「今朝有酒今日醉，明日無錢明日愁。」羅隱詩也。「一朝權在手，便把令來行。」崔戎酒籌詩也。「閉門不管窗前月，分付梅花自主張。」

「南宋陳隨隱自述其先人詩也。大「風吹倒梧桐樹，自有旁人說短長。」宋人笑趙師舉欲附范文正公祠堂詩也。「晚飯少喫口，活到九十九」古樂府也。（見七修類稿所引）「難將一人手，掩得天下目」曹鄴詩也。「易求無價寶，難得有情郎」女真薰蘭詩也。「一舉首登龍虎榜，十年身到鳳凰池」張唐卿詩也。「平生不作皺眉事，世上應無切齒人」邵康節詩也。「兒孫自有兒孫福，莫與兒孫作馬牛」徐守信詩也。「是非只爲多開口，煩惱皆因強出頭」自家掃去門前雪，莫管他家瓦上霜」並見事林廣記。「黃泉無客店，今夜宿誰家」見唐入逸詩。

河督姚小坡作別駕時，以祭葬二字命題。余宰江甯時，無子，詠祭云：「血食滿天下，但看所樹恩。羞將好魂魄，飢飽仗兒孫。」

余作庶常時，寓年家花園，同年吳自堂與其兄飛池，借寓園中。飛池與吳女金娘，有三生之約，畏妻不敢聘。金寄詩云：「殘淚未消和影拭，舊書重展背人看。」

詩既佳，書法亦秀媚。

雲間沈大成字學子，皓首窺經，多聞博學，嘗見古廟有九原丈人之碑，不知所出，後閱十洲記，始知乃海神司水者也。因作九原丈人考一篇，贈邵檀波云：「異書勘後兼金重，古硯磨多似白深。」卽事云：「樓頭風定鐘初動，湖上雲開舫漸行。」

浙中遂昌教諭王世芳字芝園，年一百十歲，入都祝太后萬壽，賜翰林侍講銜，還鄉，陳太常星齋贈詩云：「華皓何來雲水頭，龍加新秩返扁舟。酒錢未卜憑誰與，壺藥翻叨爲我投。薄宦夢驚山北嶽，散仙行逐海東鷗。獨留佳話傳臺閣，曾與耆英大父遊。」王面長尺許，腰若植鰭，自言少居鄉，遭耿逆之變，與諸妹豆棚閒坐，一妹頭忽不見，蓋爲飛礮擊去也。與第三子同來，白髮飄蕭，背轉偃僂，問其長子曰：「不幸天亡矣，問天亡之年，曰：「八十五歲。」乾隆辛未聖駕南巡，有湖南湯老人來接駕，年一百四十歲，皇上先賜匾額云：「花甲重周。」又賜云：「古稀再度。」

余夏間惡蚊，常誤批類，甚痛，而蚊乃飛去。偶讀葉聲木讎蚊詩，不覺大快。詞曰：「虎狼偶食人，人猶寢其皮。獨怪蚤蠓蚊，嗜人甘如飴。蟻蝨我自生，自孽將怨誰？蚤出塵土間，跳梁亦暫時。爾蚊何爲者，薨薨聲殷雷，訂盟如點將，歃血遣伏飛。聚昏更爲市，利析秋毫微。穿衣巧刺繡，中膚驚卓錫。深入石飲羽，潛侵劍切泥。三伏涼夜好，清風吹滿懷。時方愛露坐，鳴鏑一聲來。誤憤自批類，悵望空徘徊。亦或中老拳，磔裂燬渠魁。無奈苦搔癢，汗黏癢瘡癢，咄咄么麼蟲，除毒乃如斯。長喙不擇肉，呼吸若乳兒。怪底入夏瘦，毛孔成漏卮。安得通身手，左右時交揮。」葉諱誠，錢塘孝廉。

王安字平圃，予少在都中與交好，常宿其家。見其題尤貢甫墨竹云：「幾個琅玕幾點苔，勝他五色筆花開。分明滿幅蕭蕭響，似帶江南風雨來。」買竹云：「南郊過雨綠生香，底事勞人買竹忙。我一出城君入市，兩邊風味各分嘗。」又送羅兩峯歸邗上，兼示舍弟瘦生云：「別時冰雪到時春，萬樹寒梅照眼新。邂逅若逢

江上客，已歸須勸未歸人。」

余宰沐陽，有宦家女依祖母居，私其甥陳某，逃獲訊時，值六月，跪烈日中，汗雨下，而膚理玉映。陳貌寢，以縫皮爲業。余念燕婉之求，得此戚施，殊不可解。問：「女何供？」女垂淚云：「一念之差，玷辱先人，自是前生宿孽。」其祖母怒甚，欲置之死。余以卓茂語再三諭之，答甥而以女交還其家。搜其篋，有閨詞云：「蕉心死後猶全捲，蓮子生時便倒含。」亦詩譏也。隔數月，聞被戚匪胡丰賣往山東矣。予至今惜之。嘗爲人題畫冊云：「他生願作司香尉，十萬金鈴護落花。」

宰江甯時，有南鄉錢貢甫之子某，買張某妻陳氏爲妾，得價後，屢詐不遂，遂來控官。余召訊之，錢燒窰，張爲其採煤者也，貌如石炭，妻嫖然窵窵，錢美少年能詩。余意天然佳耦，欲配合之，而格於例，乃發官媒，免其簪。有役某素黠，探知官意，密授錢計，仍買歸焉。錢故鄉居，事過後，余不便再問消息。後十餘年，余遊牛首山，路見鬻藥者，率三嬰兒，捧香伏地，問：「何人？」曰：「錢某也。」

年來妻亡，扶陳氏爲正室。此三兒皆其所生，某亦入上元學矣。妻聞公遊山，命我來謝。一獻詩云：「酬恩兩個山村雀，合著金環沒處尋。綠葉成陰滿枝子，費公多少種花心。」

李笠翁詞曲尖巧，人多輕之，然其詩有足采者。如送周參戎之浦陽云：「儒將從來重，君其聲絕倫。三遷無喜色，百戰有完身。灰裏求遺史，刀邊活故人。仙華名勝地，細柳正堪屯。」藝甯菴云：「推引招提路，隨雲上小峯。飯依香積養，衣倩衲僧縫。鼓吹千林鳥，波濤萬壑松。榜嚴聽未闋，歸計且從容。」尤展成贈云：「十郎才調本無雙，雙燕雙鶯話小牕。送客留髡休滅燭，要看花影照銀釭。」

杭州姚君思勤，黃君湘圃，吳君錫麒，八九人同作新年百詠，俱典雅，而吳詩尤超。門神云：「問爾侯門立，能知深幾重？」倪經培云：「爵封萬戶外，秩滿一年中。」姚詠拜年云：「履吉弓鞋換，催妝歲燭然。勝常稱再四，利市乞圓圓。」風菱云：「面目爲誰稿，心腸到底甜。」

「黃詠爆竹云：『買來還縮手，畢竟讓人工。』」而鬼云：「一半頭銜用，幾重顏甲生。」皆佳句也。金雨叔宗伯爲題辭云：「回首辭家十載餘，僑鄉風土夢華胥。卷中重認新年景，却認初來古籍居。」

清波雜誌載元祐間新正賀節，有士持門狀，遣僕代往，到門其人出迎，僕云：「已脫籠矣。」諺云：「脫籠者，詐閃也。」溫公聞之笑曰：「不誠之事，諒不可爲。」及前朝文衡山拜年詩曰：「不求見面惟通謁，名紙朝來滿敝廬。我亦隨人投數紙，世情嫌簡不嫌虛。」可見賀節投虛帖，宋朝不可明，朝不以爲非，世風不古，亦因年代而遞降焉。

余有詩不入集中者，嫌其少作末工也。然終竟是爾時一種光景，棄之可惜，乃追憶而錄之。九歲詠盤香云：「空梁無燕泥，常落古佛傳燈影。太孤。」十五歲詠懷云：「也堪斬馬談方略，還是騎牛讀漢書。」題田古農賣書買劍圖云：「丈夫窮後疑無路，猶有神仙作退步。」舟行云：「山雲猶辨樹，江雨暗移春。」詠柳云：「

新絲買得剛三月，舊雨吹來似六朝。落花云：「莫訝萬枝隨雨盡，須知一片自天來。」無題云：「紅豆相思多入骨，綠羅著處便生根。」在都中爲徐相國耕籍應制云：「水到公田龍脈轉，風翻仙仗杏花飛。」頗爲相公稱許。和金沛恩詠昭君紙鸞云：「玉門春老恨難忘，猶逐東風謁漢王。環珮影沈天漠北，琵琶聲在白雲鄉。素絲解作留仙帶，細雨彈成墜馬妝。莫怪洛城多紙貴，畫圖終日對斜陽。」

丁卯冬余宰江甯，以公事往揚州，阻風燕子磯，宏濟寺僧默默年九十餘，導余遊山，并出西林桐城南相國及諸公卿詩相示，余亦贈四律而別。後辛未南巡，默默接駕，上問其年，奏曰：「一百二歲。」上笑曰：「和尚還有二十年壽。」隨賜紫衣，默默謝恩而出。乾隆二十年，竟圓寂矣。方知天語之成讖也。高文定公贈以詩云：「默默僧年八十餘，麥塍猶愛荷春鋤。抬頭見客心先喜，款坐烹茶意自如。千尺望崖庭外樹，兩朝丞相壁間書。救生舟送風帆穩，利涉長江信不虛。」

陶貞白云：「仙人九曜，名居一焉。」余不幸負虛名，丁丑過書肆，見有作金陵懷古詩者，姓王，名頗客，假余序文，詩既不佳，序亦相稱，余一笑置之。後三年再過書肆，見清溪唱酬集，一本載上海彭金度錫山汪元琛太倉畢瀧等共三十餘人，前駢體序，亦假我姓名，詩序俱佳，不能無訝。因買歸示程魚門，程笑曰：「名之累人如此，雖然如魚門之名，求其一假，尚未可得。」後十年，集中王陸禔曹錫辰徐德諤范雲鵬四人都來相見，而諸君子則終未謀面。姑錄數首，以志暗中因緣。范采菱曲云：「采蓮莫采菱，菱角刺儂手。采菱莫采蓮，蓮心苦儂口。刺手苦儂苦不深，苦口兼欲苦儂心。」汪金陵雜詩云：「清江一曲鴨頭波，相約漁蓑踏淺沙。雙槳月明桃葉渡，但聞人語不聞歌。」

王西莊光祿爲人作序云：「所謂詩人者，非必其能吟詩也。果能胸境超脫，相對溫雅，雖一字不識，真詩人矣。如其胸境齷齪，相對塵俗，雖終日咬文嚼字，連篇累牘，乃非詩人矣。」余愛其言，深有得於詩之先者，故